

杨慎论李白评述

王仲鏞

杨慎，字用修，别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明正德六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嘉靖三年，以上疏议大礼，两被廷杖，髡而复苏，旋谪戍云南永昌卫，时年三十七。嘉靖三十八年，卒于戍所，已七十二矣。升庵为太白、东坡以后蜀中最大诗人，生平著述宏富，为明代之冠。于蜀中历世诗人中，对太白尤为倦倦，所论可取者独多，以散见难观，爰综而述之。

(一)

太白为蜀绵州彰明人，唐宋人本有记载。而《旧唐书》以为“山东人”；《新唐书》但著唐之宗室，不书里贯。因此，在明代以前，众说纷纭，迄无定论。当时官修《大明一统志》，即入李白于“山东人物类”。升庵于此憾焉，尝多所考论，推其致误之因云：

杜子美诗：“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东山李白好。”流俗本妄改作“山东李白”。按乐史序《李白集》云：白客游天下，以声妓自随，效谢安石风流，自号东山，时人遂以东山李白称之。子美诗句，正因其自号而称之耳。流俗不知而妄改，近世作《大明一统志》，遂以李白入山东人物类，而引杜诗为证。近于郢书燕说矣。噫，寡陋一至此哉！

(《诗话》卷七“东山李白”)

按：魏颢《李翰林集序》：“闲携昭阳、金陵之妓，迹类谢康乐，世号为李东山。”升庵殆指此事，以为“乐史序”，误。盖升庵涉览浩博，身处流放，著述往往取之腹笥，故不免偶然误记，无足怪也。又云：

《成都古今记》云：“李白生于彰明县之青莲乡。”而刘全白《李翰林墓碑记》以为“广汉人”。盖唐代彰明属广汉，故独举郡称云。考公之自叙《上裴长史书》曰：白少长江汉，见乡人司马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又与逸人东岩子隐于岷山之阳，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广汉太守闻而异之，因举二人有道，并不起。今按：东岩子，梓州盐亭人赵蕤，字云卿。岷山之阳，则指康山，杜子美赠诗所谓“康山读书处”，其说见《晏公类要》。郑谷诗所谓“雪下文君沽酒市，云藏李白读书山”者也。广汉太守，则苏颞也。颞《荐疏》云：“赵蕤术数，李白文章”，即其事也。公后在淮南《寄赵征君》诗云：“国门遥天外，乡路远山隔。朝忆相如台，夕梦子云宅”，可证矣。五代刘昫修《唐书》，以白为山东人，自元稹序《杜诗》而误。诗云：“汝与东山李白好。”乐史云：李白慕谢安风流，自号东山李白。杜子美所云，乃是东山，后人倒读为山东。元稹之序，又田于倒读杜诗也。不然，则太白之诗云：“学剑来山东”；又云：“我家寄东鲁”，岂自诬乎？宋有晁公武者，孟浪人也，遂信《旧唐书》及元稹之误，乃曰：太白自叙及诗，皆不足信。噫，世安有已之族姓，己自迷之，而旁取他证乎？《新唐书》知其误，乃更之为唐宗室，盖以陇西郡望为标也。善乎刘子玄之言曰：“作史者为人立传，皆取旧号，施之于今，为王氏传，必曰‘琅琊临沂人’；为李氏传，必曰‘陇西纪人’，欲求实录，不亦难乎？（下略）”宋景文修《唐书》，其弊正坐此。夫族姓郡国，关系亦大矣，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余故详著而明辨之，以订史氏之误，姓谱之缺焉。

(《升庵文集》卷三《李太白诗题辞》)

此论剖析入微，有理有据。除此以外，《丹铅总录》中“蜀士夫多不居本乡”（卷二）、“晁公武《读书志》多误”（卷十四）、“太白游历出处”（卷十四）各条，对此复断断论辨，

不厌其详。加以升庵久戍云南，于太白以蜀士而思蜀土，怀归之情，体会更深，故一
则曰：

太白《渡金门》诗云：“仍连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送人之罗浮》诗：“尔去之罗浮，余还憩峨眉。”又，《淮南卧病怀寄蜀中赵征君蕤》诗云：“国门遥天外，乡路远山隔，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皆寓怀乡之意。（《丹铅总录》卷十二）

再则曰：

“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此太白寓宣州怀西蜀故乡之诗也。”（《诗话》卷七《杜鹃花》）

尤以所述“太白诗语及峨眉”云：

李太白《蜀道难》云：“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赠僧行融》云：“梁日汤惠休，常从鲍照游；峨眉史怀一，独映陈公出。卓绝二道人，结交凤与麟。”《送友人入罗浮》云：“尔去之罗浮，余还憩峨眉，中道阔万里，霞月遥相思。”《登峨眉山》云：“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青冥倚天开，彩错疑画出。冷然紫霞赏，果得锦囊术。云间吟琼箫，石上弄宝瑟。平生有微尚，欢笑自此毕。烟云如在眼，尘累忽相失。恍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峨眉山月歌》云：“月出峨眉照苍海，与人万里长相随。黄鹤楼前月华白，此中忽见峨眉客。峨眉山人还送君，风吹西到长安陌。”《粉本山水歌》云：“峨眉高出西极天。”绝句云：“峨眉山月半轮秋。”公蜀人，而注想留咏于峨眉。书此以示寄游之意云。（《升庵外集》卷四）

则以己度人，深情绵邈，更足为太白乃蜀人之明证。

其“东山李白”之说，清人朱骏声撰《唐李白传》，即已采入。（见《传经室文集》卷八）至以太白为蜀人：太白故里在彰明县之青莲乡；杜诗所谓“匡山读书处”，不在匡庐，而在江油县西三十里。皆已分别载于《嘉庆重修一统志》以及《全蜀总志》、《四川通志》。而山东省志，则以太白入于“流寓”一目矣。

（二）

太白天才卓绝，不谐于世。赐金还山，

已同废黜；长流夜郎，更滋万愤。而历代论者，每不原其深心，往往咎其狂放。以王安石之贤，犹云：“（白）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见《冷斋夜话》）升庵于此，殊不谓然，尝举前人所论辨之云：

范传正作《李太白墓志》云：“白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及其谪退，乃叹曰：‘千钧之弩，一发不中，则当摧撞折牙而永息机用，安能效碌碌者苏而复上哉！’用是脱屣轩冕，释羁縻锁，因肆性情，大放于宇宙间，意欲耗壮心而遣余年。”此数语足以尽太白为人。刘全白有《李翰林墓碣记》云：“太白，广汉人，性倜傥，知纵横术。善赋诗，才调逸迈，往往兴会属词，恐古之善诗者亦不逮。”裴敬有《李白墓碑》曰：“白为诗，格高旨远，若在天上物外。”任华（独孤及）《送李白之曹南序》曰：“彼碌碌者徒见三河之游倦，百镒之金尽，乃议子于得失亏成之间，曾不知才全者无亏成，志全者无得失，进与退，于道德乎何有？”（《升庵文集》卷四十九）

升庵才情抱负，本与太白为近。其早蹶清贵，名重一时，而一经贬斥，终身不返，遭遇亦与太白略同。太白“胸怀洒落，虽遭窜徙，亦不甚哀痛。”（赵翼《瓠北诗话》卷一）升庵则在云南谪戍三十余年间，亦复疏狂自纵，时或插花傅粉，放诞风流。乃至游心于文学著述之林，老而兴趣弥笃。其与太白之逍遥物外，纵情诗酒，实亦貌异心同。其以“意欲耗壮心而遣余年”之语，足以尽太白为人，正是结合自身的深切体会。与王安石之皮相论人，自不可同日而语。

（三）

李阳冰云：“卢黄门（藏用）云：‘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李白）大变，扫地并尽。”（《草堂集序》）李白自述，如《古风》第一首“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之语，“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之论，看来也是以复古自命。而按之实际，则殊不然。清人赵翼即谓“细观之，梁、陈之风，究未扫尽也。”（《瓠北

《诗话》卷一)升庵论诗,虽有偏好而无偏见,以为“人人有诗,代代有诗。”(见《升庵文集》卷三《李前渠诗引》)且以一代文学之盛,非复一蹴而就,有其流必有其源,其《千里面谭》、《五言律祖》诸书,即皆缘是而作。尝云:“以艺论之,杜陵,诗宗也,固已赏夫人之清新、俊逸,而戒后生之指点流传。乃知六代之作,其旨趣虽不足以影响大雅,而其体裁,实景云、垂拱之先驱,开元、天宝之滥觞也。”(《升庵文集》卷二《选诗外编序》)这乃是发展的观点,又是从诗歌的艺术特点出发,其称杜甫所赏之“夫人”,则鲍照、庾信,而杜又以之比况太白者也。杜《赠李白》所谓“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是已。杜又称太白长句,有“何(逊)、刘(孝绰)、沈(约)、谢(眺)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之语,则太白之所以诗高千古,正是由于他能尽揽六代风华,席丰履厚,而又善于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结果。升庵既言“李太白始终学《选》诗。”(《诗话》卷七“学《选》诗”),又称其上规谢灵运(《丹铅总录》卷十八“素足女”),下采徐陵(《丹铅总录》卷二十一“太白用徐陵诗”),而论“太白诗祖乐府”之说尤精:

古乐府:“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欢作沈水香,侬作博山炉。”李白用其意衍为《杨叛儿歌》曰:“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何许最关情,乌啼白门柳。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炉中沈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古乐府:“朝见黄牛,暮见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李白则云:“三朝见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鬢成丝。”古乐府:“郎今欲渡畏风波。”李白云:“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古乐府:“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李反其意云:“春风复无情,吹我梦魂散。”古人谓李诗出自乐府古逸,信矣。其《杨叛儿》一篇,即“暂出白门前”之“郑笺”也。因其拈用,而古乐府之意益显,其妙益见。如李光弼将郭子仪军,旗帜益精明;又如神僧拈佛祖语,信口无非妙道,岂生吞义山、拆洗杜诗者比乎?(《丹铅总录》卷十八)

《丹铅总录》卷十二,另有“太白《杨叛

儿》曲”条,论此尤详。《李白集》现有乐府诗一百五十余首,其中不少五、七言短章,与六朝乐府声情宛似,神味无别。而太白之所擅场当世,照耀千秋者,端在七言歌行,绝句近体,而独不在于四言、五言。这乃是顺应了六朝以来诗歌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单纯追求建安风骨、正始之音,取得成功的。他能超过陈子昂,而完成了其所提出而未能完成的诗歌革新之业的根本原因,或在于此。

(四)

升庵于李杜,时或有所抑扬。如举《饭颖山》诗以言李“讥杜拘束”(《丹铅总录》卷二十“李太白论诗”);《下江陵》诗与杜“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征”为比,而言李优于杜(《诗话》卷七“巫峡江陵”)。又谓:“庄周、李白,神于文者也,非工于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则不可为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丹铅总录》卷二十二“琐语”)称“李太白为古今诗圣”(《升庵文集》卷三《周受庵诗选序》)。又言“杜诗语及太白处无虑十数篇,而太白未尝假子美一语,以此知子美倾倒太白至难。”(《丹铅总录》卷十“太白子厚”)其于太白向往之情,固不可掩。然于并论李杜诗时,无论征引旧说或申以己意,则皆有异同而无轩轻。如云:

杨诚斋云:“李太白之诗,列子之御风也;杜少陵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无待者,神于诗者欤?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欤!宋则东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徐仲车云:“太白之诗,神鹰瞥汉;少陵之诗,骏马绝尘。”二公之评,意同而语亦相近。余谓太白诗,仙翁剑客之语;少陵诗,雅士骚人之词。比之文,太白则《史记》,少陵则《汉书》也。(《丹铅总录》卷十八“评李杜”)

又引敖陶孙《诗评》:“李太白如刘安鸡犬,遗响白云。核其归存,恍无定处。”“独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诗话》卷四“敖器之评诗”)乃若杜优于李。故就

总体言，升庵非“扬李抑杜”者也。其于李、杜二家诗选中，对李持选尤严，仅一百六十余首。亦见升庵平实为心，不至阿其所好矣。

(五)

升庵于太白诗之校注整理，亦多所创获，往往为前人之所未及。择要举之如下：

《哭宣城善酿纪叟》 予家古本（第三句）作“夜台无李白”，此句绝妙。不但齐一死生，又且雄视幽明矣。昧者改为“夜台无晓日”，夜台自无晓日，又与下句何人字不相干。（《李诗选》批语）

《酬崔十五见招》 “手迹尺素书，如天落云锦”句 曹子建“譬海出明珠”，与此句法同。太白五言如“萼蒲花紫茸”及“登华不注峰”与此句，皆奇崛异常。（《同上》）

《长干行》“八月胡蝶黄”句 《唐文粹》作“黄”，今俗本作“来”，非也。胡蝶以春时来，八月非来时也。秋蝶多黄，感金气也。白乐天诗：“秋花紫蒙蒙，秋蝶黄茸茸。”此可以证也。（《同上》）

《横江词》 六首章虽分局，意如贯珠，俗本以第一首编入长短句，后五首编入七言绝句，首尾衡诀，殊失作者之意。如杜诗《秋兴》八首，亦分作二处。余特正之，凡古人诗歌，不可分，类如此。（《同上》）

《相逢行》 予家藏乐史本最善，今本（“夹毂相借问，知从天上来”下）无“怜肠愁欲断，斜日复相催。下车何轻盈，飘鹞似落梅”四句。太白号斗酒百篇，而其诗精练若此，所以不可及也。（《诗话》卷七）

《胡无人》 尾句（“履胡之肠涉胡血”）全效《古胡无人行》“望胡地，何险侧，断胡头，脯胡肌”，而注不知引。又郭氏《乐府》亦不载，盖止此四句而余亡矣。（《诗话》卷七）

《登广武古战场怀古》 “沉醉呼竖子，狂言非至公”句 阮籍登广武而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岂谓沛公为竖子乎？伤时无刘项也。竖子，指魏晋间人耳。太白亦误认嗣宗语也。（《同上》）

《陪族叔侍郎晔及贾舍人至游洞庭》 此诗之妙不待赞，前句云“不见”（“水尽南天不见云”），后句云“不知”（“不知何处吊湘君”），读之不觉其复，此二“不”字，决不可易。大抵盛唐大家正宗作诗，取其流畅，不似后人之拘拘耳。聊发此义。（《同上》）

李白诗：“东阳素足女，会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堕，白地断人肠。”按谢灵运有《东阳溪中赠答》二首云：“可怜谁家妇，绿流洗素足。明月在云间，迢迢不可得。”答诗云：“可怜谁家郎，绿流乘素舸。但问情若为，月就云中堕。”太白盖全祖之也。而注不知引。（《丹铅总录》卷十八）

《荆州歌》 此歌有汉谣之风。唐人诗可入汉魏乐府者，惟太白此首及张文昌《白鼈谣》、李长吉《邕城谣》三首而止。杜子美却无一篇可入此格。（《李诗选》批语）

录此以见一斑。

由是言之，升庵之于太白，其认识理解，研究功深。胥非明代以前诸家所能及，即清人亦少足以媲其成就者。其为吾人今日之进一步系统研究李白，固已导夫先路矣。

《汉语大字典》四川第二编写组目前正进入后期工作

我国又一部大型语文辞书《汉语大字典》的编纂任务，是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七五年病重期间最后一次在国务院文件批示中下达的，这部字典由四川和湖北两省共同负责编写。

该字典的四川第二编写组，由四川师范学院、西南民族学院、成都中医学院、四川音乐学院等单位组成，由《汉语大字典》编委会的副主编冉友侨同志（我院副

院长、教授）兼该编写组的组长，承编“豸部”到“长部”十六个部首共五千多字头的编写任务。几年来，全组共制作选择式、辑录式、引得式资料卡片225608张，已编写出4107个字头的初稿，其中“身部”等七个部首已印出油印本，广泛征求意见。目前，该编写组已进入后期工作，力争今年七月底完成全部初稿的编写任务。